

伍子胥所筑阖闾城究竟在哪里?

魏嵩山

春秋吴王阖闾欲“兴霸成王”，于即位之初命伍子胥主持修筑了吴城，一名吴大城，后人又称阖闾城。关于其城所在，历代史志记载皆谓在今苏州城区，但传说又谓在今苏州城西南灵岩山侧。迄今这一问题仍未得到完满解决，各家意见不一。辨明伍子胥所筑阖闾城所在，不仅有助于吴文化研究的深入，更直接关系到今苏州建城的历史。

众所周知，伍子胥所筑阖闾城乃春秋后期吴国都城。秦置会稽郡治吴县。《汉书·地理志》云：“吴，故国，周太伯所邑。”东汉移会稽郡治山阴县城（今浙江绍兴市），分会稽郡为吴郡治吴县城。《后汉书·郡国志》云：“吴，本国。”秦汉吴县城在今苏州城区。二书既称吴县城为吴“故国”或“本国”，则其地自应为春秋伍子胥所筑阖闾城所在。只是因为吴国始建于太伯，故《汉书·地理志》这里误以为“周太伯所邑”。所以梁刘昭注《后汉书》于吴县城下引《越绝书》云：“吴大城，阖闾所造，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

《越绝书》成书于战国，后经东汉袁康、吴平加以增修，至今尚存。吴王阖闾命伍子胥所造吴大城见于该书《吴地传》，书中虽未明言其城与秦汉吴县城同在一地，但其传体例，凡非吴县城内地名，皆标明去吴县方位或里距，吴大城该传既未标明去吴县方位、里距，说明其城与秦汉吴县城同在一地。而所谓吴大城亦即阖闾城。

当然，《越绝书·吴地传》这里所载吴大城的周长并非没有错误。因为同是此书又载吴大城四面城垣长度：“南面十里四十二步五尺，西面七里一十二步三尺，北面八里二百二十六步三尺，东面十一里七十九步一尺”、古制一里合三百步，一步为六尺。据此，则四面城垣长度相加实得三十七里一百六十一步。又该传记载：“邑中径，从阊门到娄门九里七十二步，陆道，广二十步；平（齐）门到蛇门十里七十五步，陆道，广三十三步”。由此推算其城四周总长约三十八里一百零八步。凡此皆与该传所载“吴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之数不合。显然，此“四十七里”之“四”字当作“三”字为是。但是尽管如此，并不影响伍子胥所筑吴大城，亦即阖闾城，与秦汉吴县城同在一地。

阖闾城全城共开八门：东面北为娄门，一作嚬门；南为匠门，又名干将门。西面北为阊门，一作昌门，又名破楚门；南为胥门，又名姑胥门。南面东为蛇门；西为盘门，一作蟠门。北面东为齐门，一作望齐门，西为平门，又名巫门。《越绝书·吴地传》云：“阖闾冢，在阊门外，名虎丘”；“阖闾子女冢，在阊门外道北，……隧出庙路以南，通姑胥门”；“胥门外有九曲路，阖闾造，以游姑胥之台”。东汉赵晔《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亦载：“阖闾死，葬于国西北虎丘”，阖闾女玉滕死，“葬于国西阊门外”；又载“阖闾城西有山，号砚石山”。虎丘之名至今沿袭不改，在今苏州城西北；姑胥台，一作姑苏台，在今苏州城西南姑苏山上；阖闾女冢，后又称女坟湖，在今苏州城西侧；砚石山乃灵岩山之别名，古今形势完全相合。则伍子胥所筑吴大城，亦即阖闾城，必在今苏州城区无疑。如果吴大城（阖闾城）在今苏州城

西灵岩山侧而非在今苏州城区，虎丘、阖闾女冢与姑胥台何能居其城之西？《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又何以称“阖闾城西有山，号砚石山”？

伍子胥所筑阖闾城，至周元王三年（前 473）越灭吴，其城荒废，“城郭丘寺，殿生荆棘”。周赧王五十三年（前 262）楚相春申君黄歇就封于江东，曾对阖闾城作了修建。《史记·春申君列传》：“春申君因城吴故墟，以自为都邑。”汉司马迁南游曾亲历其地，称：“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说明春申君所修之城仍沿伍子胥之旧，至汉尚存。《越绝书·吴地传》亦载及春申君故迹：“今太守舍者，春申君所造，后壁以为桃夏宫”。“吴两仓，春申君所造，两仓名曰均输，东仓周一里八步。更始五年太守李君治东仓为属县屋，不成”。“吴市者，春申君所造，闾两城以为市，在湖里”。“吴诸里大闹，春申君所造”。“吴狱庭，周三里，春申君时造”。“楚门，春申君所造，楚人从之，故为楚门”。凡此该传依例亦不标明其去县方位、里距，分明在春申君“因吴故墟”所修秦汉吴县城内。其中吴市早在春秋伍子胥筑城以前已经兴起，伍子胥筑城后被圈入城内，继续保持不衰。《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子胥之吴，乃被发佯狂，跌足涂面，行乞于市。市人观，罔有识者。”《吴越春秋·阖闾内传》载要离获罪，阖闾将其妻子“焚于吴市”；阖闾女死，“乃舞白鹤于吴市中，令万民随而观之”。《吴郡志》卷 17《桥梁》载有白鹤桥，以为即吴市所在。《宋平江城坊考》卷 4 谓其桥在城北隅，近祥符寺。验之今地，正当今苏州城区北部白塔西路和皮市街交口处。这里的太守舍和春申君子假君宫，其地在今苏州城区官下桥以南、体育馆以北、皇后路以西、锦帆路以东一带。自秦、汉至清一直为府州郡治，《吴郡志》卷 6《官宇》：黄堂“在鸡陂之侧，春申君子假君之殿也，后太守居之。以数失火，涂以雌黄，遂名黄堂。即今太守正厅也”。正因为如此，唐、宋以来地志无不以伍子胥所筑之阖闾城在当时的苏州城。

唐陆广微《吴地记》：“阖闾城，周敬王六年（前 514）伍子胥筑。大城周迴四十五里三十步，小城八里二百六十步。”宋《吴地记后集》则称：“罗城，作亚字形，周敬王六年丁亥造，至今唐乾符三年（876）丙申，凡一千八百九十五年，又至大宋淳熙十二年（1186），总二千二百十五年，其城南北十二里，东西九里”；又云：“自唐王郢叛乱，市邑废毁，刺史张搏重修罗城”。这里二城规模完全一致，显然作者把伍子胥所筑阖闾城视作唐张搏所修的罗城，亦即当时的苏州城。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 91 苏州下亦载：“吴王阖闾西破楚入郢，北威齐、晋兴霸，名于诸侯，筑大、小城都之，今州城是也”；又称“阖闾城周回三十里”。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则云：“阖庐乃委计于子胥，使之相土尝水（禾），象天法地，筑大城周四十里，小城周十里”；亦称“及阖庐立，乃徙都，即今之州城是也”。二书所载阖闾城或大城，亦即当时的苏州城，自应指唐乾符三年张搏所修罗城，而规模却又与《吴地记》、《吴地记后集》不同，当是传写之误。

但是，春申君黄歇所修的秦汉吴县城以及其后几经改建的苏州城，其规模毕竟与伍子胥所筑的阖闾城不同。唐宋以来地志所以把伍子胥所筑阖闾城视作当时的苏州城，只是因为其城同在一地。唐张守节《史记·吴太伯世家·正义》另谓阖闾“使伍子胥筑阖闾城都之，今苏州也”，而不言即当时的苏州城，正是为了避免混淆其城为同一规模。我们不能因为伍子胥所筑阖闾城与后世在其基础上改建的苏州城规模不同，从而否认其城在今苏州城区。《越绝书·吴地传》：“巫门外大冢，吴客齐孙武冢也，去县十里。”《吴地记》则称平门“亦号巫门，西二里有吴偏将军孙武坟”。这里二书同是记载孙武墓，距平门的距离却存在差异。由此推知，伍子胥所筑阖闾城北垣似应在唐张搏所修苏州罗城北垣稍南。如此，根据上引《越绝书·吴

地传》所载伍子胥所筑吴大城四面城垣和邑中径长度，则其城当在今苏州城区中部一带，其南垣约抵今十全街及其西书院、三多和侍其巷一线。唐张搏所筑苏州罗城南垣则当在今苏州城南外城河内侧。

主张伍子胥所筑阖闾城不在今苏州城区而在今苏州城西南灵岩山侧，其主要根据是这里有吴馆娃宫，以常理推断，宫室当在都城之内；而这一带山区自五十年代以来陆续出土有商周至春秋时代的文物，正可与吴馆娃宫相印证。其实这是一种误解。伍子胥所筑阖闾城内自有吴王宫城。《越绝书·吴地传》：“吴小城，周十二里，其下广三丈七尺，高四丈七尺。门三，皆有楼，其二增水门二，其一有楼，一增柴路。”同书又载：“小城东西从武里，面从小城北”；“汉高帝封有功，刘贾为荆王，并有吴；贾筑吴市西城，名定错城，属小城北到平门”。此所谓小城，亦即伍子胥所筑吴王宫城。前已推定，吴市在今苏州城区北部白塔西路与皮市街交口处。定错城既为吴市西城，当在今东中市西首，北近平门。吴小城既由吴市与定错城连属而为吴王宫城，其地当在今苏州城区白塔西路以南、观前街以北、人民路以东和临顿路以西一带。旧说以吴小城始筑于吴王诸樊，后至阖闾由伍子胥增修，其地在今苏州城区宫下桥以南、体育馆以北、皇后路以西、锦帆路以东一带。此似不可能。史书记载诸樊从未筑城。今宫下桥以南、体育馆以北、皇后路以西、锦帆路以东为汉、唐以来州郡府署所在。前已论定，其城始筑于战国楚春申君黄歇，亦即唐陆广微《吴地记》所载之“小城”。馆娃宫只是吴王的离宫。诚如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上《城邑》所说：“流俗或传吴之故都在馆娃宫侧，非也。盖馆娃、胥台，乃离宫别馆耳。当吴之盛时，高自矜侈，笼西山以为囿，度五湖以为池，不足充其欲也。故传阖庐秋冬冶城中，春夏冶城外，旦食鼈山，昼游姑苏，射于鹄陂，驰于游台，兴乐石城，走犬长洲，其耽乐之所多矣。”今灵岩山一带有大量春秋吴国文物的发现，只能证明当地为吴离宫所在，并不能证明伍子胥于此修筑阖闾城。

主张伍子胥所筑阖闾城不在今苏州城区，而在今苏州城西南灵岩山侧的另一根据，是阖闾城外有郭。《越绝书·吴地传》：“吴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放山者，在柞碓山南，以取长之（人）柞碓山下，故有乡名柞邑，吴王恶其名，内郭中，名通陵乡”。又《国语·越语》载句践伐吴，“入其郭，焚其姑苏，徙其大舟”。郭，也就是郭。柞碓山，又名鹤阜山，今名狮子山，在今苏州城西。自灵岩山依顺时针方向，东北经金山、何山，至狮子山；复南经索山、黄山，折西经七子山至姑苏山；又西南经尧峰山、清明山，折北经穹窿山，止于灵岩山西北五峰山，恰为一环状半封闭的天然屏障，其中为一平原。此天然屏障内侧正与上引《越绝书·吴地传》所载吴郭周长相吻合。由此说明伍子胥于此筑阖闾城，“实在情理之中”。但同是《越绝书·吴地传》又载：“阖门外郭中冢者，阖闾冰室也。”其冢与狮子山、姑苏山同居今苏州城之西，既然阖门为伍子胥所筑阖闾城西垣北门，其处吴郭分明为阖闾城西部，此恰好证明阖闾城应在今苏州城区而不在今苏州城西南灵岩山侧。又《韩非子·非攻》：“越王句践视吴上下不相埒，收其众以复其仇，入北郭，徙大内（舟），围王宫而吴以死。”可见伍子胥所筑阖闾城又有北郭。《越绝书·吴地传》：“吴古故水道，出平门上郭也，入淩，出巢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杨湖，出渔浦，入大江，奏广陵。”这里平门在今苏州城区西北，巢湖当今苏州城北漕湖，梅亭在今无锡，杨湖在今常州市东南，渔浦即今江阴县利港，广陵在今扬州城西北。如果伍子胥所筑阖闾城在今苏州城西南灵岩山侧而非在今苏州城区，今苏州城北何以会有吴郭存在？

主张伍子胥所筑阖闾城不在今苏州城区而在今苏州城西南灵岩山 (《吴越史话》第105页)

时的生产条件来说,小圩的抗洪能力较差,容易溃决成灾。明清两代一些有识之士都呼吁并圩和圩堤的培修加。固在此期间,出现了有关圩田水利的专著,如耿《常熟水利全书》,孙竣《筑圩图说》等等,对圩田大小、圩田河网及圩外水系等情况,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阐发新论,颇有可取之处。但当时的统治者,毫无统筹全局的整体规划,治水治田互不相牟,对于圩田的治理,听任民间自发以小型修圩为主,以致圩子越分越小,河网越搞越乱。据统计,明清时期水灾平均3.8年一次,旱灾平均7.1年一次。大水大旱占水旱总数的比率,高达31.1%^②,可见圩田系统已被破坏。直到本世纪50年代后,管理制度趋于完善,实行联圩并圩,根据圩内水位差异控制圩子大小,圩田系统又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至于潮田,在明清时期仍有一些零星运用的记载。如《直隶太仓州志》载:“自川境至崇明海水清驶,盖上乘西来诸水奔腾宣泄,名号为海,而实江水,故味淡而不可以煮盐,而可以灌田。”又如《松江府续志》载:“乙未(道光十五年)六月十日海潮涨过塘面,禾苗借以灌溉,岁稔。”但在该时期,基本上属于小范围和短时期内运用,载述也罕见。这与潮灌本身所受到条件的限制有关,因潮田仰海潮淡化进行灌溉,而海潮同时也给沿海邻县带来其他重大损失,由此筑起海塘。太湖地区所属的江浙海塘,唐时

已全线筑成土塘,宋元时修成部分石塘,明清时全部建成石塘。海水被挡,引潮灌溉势必受障,当是主要原因。同时,由于潮灌容易带来使水道淤塞等因素,使人们逐步却而少用,近代也没有再发展,但潮田对于太湖地区的开发和进展应有不容忽略的作用。

综上所述,可见圩田和潮田在太湖地区的开发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对它们的历史考察,启迪我们怎样结合防洪泄水的综合治理,进一步利用太湖地区的水土资源为我们服务。 责任编辑 徐启彤
注释:

①《光绪高淳县志》。②清钱中谐《三江水利条》。③④《越绝书·吴地传》。⑤《三国志·吴志·陆逊传》。⑥晋:左思《吴都赋》。⑦见拙作“太湖障堤中吴江路的历史变迁”载《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三期。⑧⑨郑《吴门水利书》。⑩宋正海“中国古代的潮田”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89年第三期。⑪⑫郑《水利书》。⑬单鐔《吴中水利书》。⑭《东坡全集》卷二十三。⑮闵宗殿“两宋东南围湖”载《太湖水利史论文集》。⑯⑰⑱《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⑲明归有光《奉熊分司水利集书》。⑳元任仁发《水利议》。㉑《明史·河渠志》。㉒《明史稿·河渠志》。㉓汪家伦“历史时期太湖地区水旱情况初步分析(四——十九世纪)”载《农史研究》第三辑。

(上接第96页) 根据之三,是今苏州城西南七子山东麓有吴城遗址,东隔越来溪与越城对峙。越城,《吴郡志》卷9《古迹》云:“越筑此以逼之,城堞仿佛具在。”《史记·吴太伯世家·正义》引《吴俗传》云:“子胥亡后,越从松江开渠至横山东北,筑城伐吴。”越军来自东南,以情势推断,吴城应为保卫都城而筑,阖闾城即为吴都,似应在吴城以西,此与今苏州城西南灵岩山所在形势相合,而与今苏州城所在方向不符。但同是《史记·吴太伯世家·正义》词《吴俗传》其下文又云:“子胥乃与越军梦,令从东南入破吴。越王即移向三江口岸立坛,杀白马祭子胥,杯动酒尽,越乃开渠。子胥作涛,盪罗城东,开入灭吴。至今犹号示浦,门曰鱗鲚。”而《史记·伍子胥传·正义》则云:“东门,谓罅门也,今名葑门。……越军开示浦,子胥涛盪罗城,开此门,有鱗鲚随涛入,故以门名”;又引《吴地记》云:“越军于苏州东南三十里三江口,又向下三里,临江岸立坛,杀白马祭子胥,杯动酒尽,后因立庙于此江上,今其侧有浦名澶浦”。葑门,唐时尚存,在匠门之南三里。《吴地记·匠门下》据此,则阖闾城仍应在今苏州城区。吴军所以筑吴城于今苏州城西南七子山麓,只是因其地居高临下,便于观察越军动静;越军筑越城与吴城对垒,目的不过是迷惑吴军,便于主力攻入吴都阖闾城。

总之,伍子胥所筑阖闾城在今苏州城区确定无疑。今苏州城西南灵岩山一带则为春秋吴国离宫所在,而非为阖闾城。

责任编辑 徐启彤